

武昌開國實錄

上

大
品
同
源
實
錄

武昌開國實錄下

嘉魚玉齋胡祖舜著

宜昌反正 宜昌居湖北上游，爲入川孔道，自開埠通商以來，華洋雜處，商旅輻輳，川鄂會黨，時以此爲策源焉，清宣統二年，鄂人胡冠南由川逃遁來宜，川人胡紹堯亦自滇至，得與滇人嚴紹陵遇，此三人者，皆隸名黨籍，有聲川滇者，至是逆旅相逢，苦無所投，因入警界，伺機待時，乃得與宜昌學界唐人瑞，李驥萬，蔡受之（原名萬鍾）等交，祕密組織公益會，以胡冠南爲會長，嚴紹陵，胡紹堯爲參事，唐人瑞，黎祥吉，蔡受之，李驥萬爲幹事，趙璧成，李春澄爲會計，張耀南，韓建勛爲書記，張經武，李伯麟，趙伯琴，王正言，楊文安爲調查，有會員蔡文華，余伯屏，萬希章，劉驩萬，望雲霓，谷維陵，王澤芳，易道周，孫章翰，李植蘭等二百餘人，何大嘉，張脩誠，張渭濱，楊世豐，顏受之，施有政等皆與有聯絡，未幾川路風潮發生，鐵路將次停工，胡等明知有機可乘，然以覆轍未遠，未敢冒昧從事，適共進會會員鄂人費渠，川人張伯祥，自日本回國，道出宜昌，張且爲蜀東孝義會會員，胡等俱與有舊，因邀學生代表與費張會，

由是印發傳單，召集會議於四川會館，成立川漢鐵路研究會，鼓吹甚力，事爲知府金世和密電清總督瑞澂，飭予拿辦，張伯祥胡紹堯蔡受之等以是下獄，東湖縣知事牛棠以蔡年幼省釋，時瑞澂以川路風潮日亟，宜昌歸州（今秭歸）一帶，工人雲集，蠢動堪虞，特遣陸軍第四十一標一營暨三十二標二營兩隊，由管帶戴壽山黃正坤及督隊官許兆龍等率領駐宜，分防各地，以資彈壓，文學社之唐犧支，共進會之胡雲龍等俱與焉，宜昌反正，卽其主動，然公益會會員，自嚴紹陵以下，亦與有力焉。

八月十九日，武昌民軍起義，二十二日，宜昌駐軍得報，四十一標下士胡雲龍，黃漢卿，鄧金標，柳克偉，柳林香，蔣方仁等，代表軍界，卽與公益會會員警界代表嚴紹陵，張經武，王正言，中學代表唐人瑞，李驥萬，蔡受之，何大嘉，學界代表黎祥吉，韓建勛等互相聯絡，密謀反正，二十三日，大會於宜昌之東山寺，當時分配任務，以嚴紹陵主辦文告等類，唐人瑞，李驥萬，蔡受之，張經武，施有政，趙伯琴，楊世豐，王澤芳，王正言等，擔任調查米糧槍械，聯絡商界及鐵路彈壓軍隊等事，胡雲龍，黃漢卿

，鄧金標，柳克偉，柳林香，蔣方仁等，擔任聯絡三十二標友軍，胡冠南，郭炳炎，擔任入川聯絡三十一標響應，當日首途，議定聯絡停妥，卽行起事，時宜昌文武官吏，早得瑞澂張彪密電，戒備甚嚴，清巡防統領崇歡奉調赴援，於二十四日乘輪東下，陸軍駐防管帶戴壽山隊官施化龍等，聞風先逃，僅存唐犧支，喻洪起，董學超，沈嶽喬，彭邦棟，歐陽超等下級官佐數人而已，二十七日，唐犧支等密議於商防隊管帶李春澄家，適爲宜昌知府金世和所撞見，挾李以俱出，唐等恐有異謀，悉歸駐地，由是四十一標密遣兵一隊，配置於荊宜道行轅之側，復遣兵一排，配置於府署附近，更於各城門要塞分派步哨巡守，一面派代表赴川路彈壓局接洽，並由歐陽超關克威率兵一隊，直向其管帶楊正坤逼取子彈，楊逸去，因盡發其藏，同時三十二標彭邦棟守川鹽局，杜錫貞守銀行，沈嶽喬率隊梭巡城外，探知四川轉運局主事黎邁，密運多量械彈，向川江上駛，因急派兵兩支隊，沿水陸兩路截留，亦盡獲其所有，是午商會總理曹啓榮，會員吳鏡海，韓慎之，王詠香，林錫臣，羅義生等，由李春澄介紹，得與唐犧支胡雲龍等會於縣城隍廟中

，擔任籌辦餉糈，要求不擾地方，唐等諾之，因於是夕正式宣告反正，翌晨（二十八日）全城高懸漢幟，商民歡呼，府縣以次，相率歸順，川鹽局總辦李儒，官錢局委員英勳，亦表示投誠，納之，惟清參將倭和布，顯有敵意，及率部助逆之巡防統領崇歡家族，俱窮治焉。

二十八日，各界代表集議，卽以舊鎮署改建司令部，初舉胡雲龍爲司令部長，胡辭，推黃漢卿，黃辭，推嚴紹陵，嚴又辭，復推定唐犧支，以胡雲龍任參軍官，楊柱臣，關克威，沈嶽喬任參謀官，戴治康任軍需官，李春澄任糧台官，丁榮學，袁國紀，孔憲治任書記官，胡建勳任庶務長，魯全經陳善任交涉員，何大嘉，張經武，萬希章，李驥萬，楊文安任招待員，軍政府委派來宜之張鵬飛，以先期贊助之力，被推爲參謀長，嚴紹陵任清理財政，並推爲統捐局長，王正言擔任保護地方及外人治安，隨卽出示安民，一面電陳武昌軍政府請示一切，並派戴學勤赴省報告，請領械彈，時川人趙玉龍，向竹安等，因案被禁於東湖縣獄，初得武昌起義之報，卽密遣心腹，聯絡地方死士及川鄂會

黨數百人，計定於二十八日夜半起事，是日知宜昌已先期反正，因率衆來歸，唐納之，編爲新軍，委柳林香，蔣方正爲教練官，一面派王玉林，葉鵬飛，李經魁，陶安之等爲募兵委員，擴充兵額爲兩標，先後以喻洪啓，阮桂芬，鄧金標，歐陽超，王玉林等任統帶管帶，一面委郭炳炎爲水上警察管帶，通令將所有峽江紅船砲船，上自巫山，下至宜昌，一律改爲水上警察，統由郭炳炎調遣，以固江防，旋奉黎都督電令，宜昌府知事仍以金世和補授，東湖縣缺裁撤，王正言任宜昌警察局長，所有戶口糧漕稅捐卷宗款項一切，着由宜昌府接管，每月由鹽稅項下撥給經費四百串文，川鹽局以吳鏡海爲總理，土膏籌餉局，以曹啓榮爲總理，并責成曹吳等於城內縣城隍廟，設立餉精處，擔任籌辦餉精，林錫臣爲統計員，冷誠齋爲收支員，王寶田鄧槐堂爲交涉員，韓慎之羅義生爲招待員兼督催餉項，文牘則由吳鏡海兼任之，蔡受之則擔任接洽招降事宜，一切稟承司令部辦理，商民踴躍輸將，得捐餉三萬九千餘串文，軍用稍舒。

自武昌起義之消息，傳到宜昌，湖北官錢局錢票，頓失信用，城廂內外，紛紛遷避

，一若大禍之將至者，迭經清府縣及軍警會同曉諭，鳴鑼禁止，迄少成效，二十三日，間有不逞之徒，假兌官票爲名，希圖乘機騷擾，時集百數十人，紛紛擠兌，人心尤爲恐慌，商會以市面治安，所關甚鉅，爰與軍政當局磋商辦法，結果由商會代兌，並決議臨時招募商防隊三百人，公推李春澄爲管帶，李復組織商團體育會，逐日躬自訓練，一面派隊輪班日夜巡邏，地方因以無恙，二十八日，全城反正以後，市面銅元缺乏，官票流通，異常阻滯，金融恐慌，漸趨緊迫，商會因陳請司令部，准將宜昌現有之官票，由行政官署加蓋印信，以示限制，所有零星官票，限五日內由執票人持往宜昌府知事公署蓋印，凡持有蓋印官票者，由商會每串兌現銅元五百文，本地錢票五百文，唐司令長因卽照准，轉咨宜昌府知事金世和查照辦理，金融賴以維持，惟宜昌爲川路工程所在，計工役不下四萬人，大率由北直（今河北）招募而來，自武漢軍興，交通阻梗，川路公司，無款接濟，工人譁然，由宜昌至歸州鐵道路綫，計長三百里，迭傳警耗，地方大震，旅宜外商，尤以工人暴動爲懼，二十九日，商會因勸募餉精召集會衆開會，川路公司總理

李稷勳赴會，力陳路款支絀，工潮危險，非急籌巨款，不能挽救，會衆然之，因電陳武昌軍政府請派快利輪運款二十萬元來宜，以資遣散，黎都督復電准之，但款須陸續撥寄，旋由理財部長胡瑞霖解到洋五萬元，當經李稷勳會同商會韓愼之王寶田等，陸續雇輪資遣至天津解散，李復以川路彈壓隊，交由司令部調遣，兵力因以雄厚，其工人中體力強壯，願補兵額，效死勿去者凡千餘人，嗣後攻克荊州，頗資得力焉。

宜昌反正後，唐司令長以荊州扼宜昌東下咽喉，尙爲滿清駐防所據，深以爲患，乃先傳檄招降，促其反省，並照會荊州府道促其歸順。

其一，致荊州將軍都統檄 照得鄂軍倡義，各省響應，東南半壁，大局已成，荊州本漢家故地，豈容久假不歸，然遽以干戈相見，屠戮生靈，循報復之私仇，悖好生之大德，又非義軍本旨，是用檄傳前來，約法三章，倘能率衆來歸，誓不別加妄戮，松寬存喜，滿人也，因其已歸順故，本部尙留待委用，可見我軍之所謂革命者，不過推翻君主貴族，設建民主共和，普通旗人，原無仇視，且人道主義，世界

公認，凡我黃種，盡屬同胞，義師所至，豈忍效屠揚之舉，貴將軍都統深明大義，愛民如子，務期開導貴族，率順來歸，則生命可保，財產可保，豈非幸福，如其不然，本部統率民軍，順流東下，荊州彈丸一城，謂能抵禦義師，倖免鋒鏑，吾知其難，在貴將軍都統，固可以身殉難，其如數十萬生靈塗炭何，本部愛民心切，不甘言以誘敵，不大言以欺人，孰去孰從，貴軍都統慎思而熟處之。

其二，致照會荊州府道文。敝部於八月二十七日夜，收復宜昌，秋毫未犯，各界歡呼，聲聞數里，足見人心思漢，天已厭胡，九月初二日，奉鄂軍都督黎電諭：各府廳州縣，如願歸誠者，本都督量才錄用，否則除派員接辦外，仍以軍法從事，並諭宜昌府，仍着金守補授，東湖縣裁撤，連日各府州縣呈報歸誠者，接踵而至，不但我漢族官民，聞風興起，卽如滿人中之李儒英勳，亦皆踴躍投誠，先機而動，俊傑識時，想貴道府等關懷大局，必表同情，爲此照請貴道府等將前清印信，從速繳銷來部，敝部自當電請都督頒發新印，以資辦公，立希見覆爲盼。

時荊州將軍連魁，左翼副都統恆齡，右翼副都統松鶴，尙執迷不悟，竟以照會請求日本駐沙市領事，轉請英國駐宜昌領事，傳達清廷謬旨，希冀以中立自保，唐司令長以書報之，曰：

敝部倡義以來，各國均守中立，貴領事尤多贊助，曷勝銘感，頃尊處送來荊州將軍等照會沙市日領事底稿一件，捧讀之餘，得悉種切，惟細索文意，該將軍等仍無平和解決之實意，不過藉此敷衍，爲緩兵之計耳，仍請貴領事，函托沙市日領事轉告荊州將軍等，如果有保護滿漢人生命財產之真意，須另開切實辦法，方可達共守和平之目的，再此照會，係抄錄底稿，不能視爲正式文件，是以敝部亦不使用正式公文詳議辦法也。

附錄荊州將軍致日領事照會：

荊州將軍連，左翼副都統恆，右翼副都統松，爲照會事，敝將軍都統等奉到九月十四日諭旨，內閣聞有亂事省分，凡統兵大員，務皆仰體朕心，剴切布告，妥速

安撫，俾皆曉然朝廷與民實行更始，不忍再以兵力從事之意等因，同日又奉諭旨，飭令統兵大員，凡兵隊所到之處，必須秋毫無犯，於人民生命財產，尤應加意保護等因，十六日又奉諭旨，此次各省事變，其宗旨實在改革政治，朝廷與民更始之義，業經屢降明詔，剴切宣示，茲值亂事紛乘之際，仍恐各省軍民，未能一體周知，第二十鎮統制官張紹曾，於軍界夙有聲望，並能洞悉財政，熱心改良，着賞加侍郎銜，授爲宣撫大臣，馳往長江一帶，宣布朝廷德意，卽責成該大臣開誠布公，專主安撫，務期薄海臣民，曉然於國家不以兵戎靖亂之意等因，欽此，敝將軍等恭讀屢次諭旨，既承認民國軍爲政治改革，又不再以兵戎從事，專以保護人民生命財產，諄諄告誡，自當欽遵辦理，查荊州地方，滿漢雜處，人民衆多，通計不下數千萬，沙市又爲通商口岸，外賓居留不少，商務繁盛，財政甚鉅，敝將軍等亟應遵旨停戰，力守和平，專以保護人民生命財產爲主，惟恐民國軍處，未喻此意，或失和平宗旨，爲此照請貴領事轉商駐宜英領事，煩轉告駐宜民國軍分府，共守和平，停止兵

隊來荊，敝將軍等此時擬守中立，俟奉有朝旨，彼時再行布告，或俟大局一定，再行援照他省辦理，至中立界限，以荊州江陵轄境爲準，彼此兩不侵犯，民國軍既以改革政治爲宗旨，必當首以保護人民生命財產爲重，諒必樂於贊成也，素承貴領事篤念邦交，必蒙贊助，是所盼禱，須至照會者。

宜昌事定之後，司令部長唐犧支以四川夔巫一帶，爲宜昌西上屏蔽，倘一有變，危險滋多，且交通阻滯，謠言繁興，有謂端方已率三十一標扼守夔關者，有謂鮑蘭舫將率練防巡防各營，進攻宜昌者，前所派胡冠南，郭炳炎入川聯絡，尙未得報，因復派翟燮陽，曾廣惠兼程西上，再事聯絡，張渭濱，康楚藩，前赴施南，運動響應，同時派參謀關克威率兵一營，招撫當陽，管帶歐陽超，率兵一營，移防枝江，管帶阮桂芬，率兵一營，移防巴東，一面分電重慶探投隨端方入川之湖北第十六協統領鄧承拔，第三十一標統帶曾廣大，及駐防施南管帶李汝魁，乞爲聲援，軍心較安，惟荊州自昔爲鄂中重鎮，滿清駐防甚多，文武官吏，多屬旗籍，連日得各方情報，招兵遣將，備戰甚力，且暗結

清安襄荊鄖兵備道喜源，圖謀犯順，所有荊門及萬城江口一帶，各派重兵駐守，復嗾使奸細入宜，佯爲投効，以作內應，日有破獲，而武昌軍政府一再電飭派兵進剿，以絕後患，唐司令長因於九月二十六日令步隊第一標第二營，第二標第一營，及第三營之右後兩隊，以統帶喻洪啓爲總指揮官，卽日向荊州行進，一面電調駐施之三十二標三營部隊，抽撥來宜，助攻荊州，時胡冠南自川回宜，任行軍參謀，與胡雲龍等躬親指揮，江朝宗，鄒德裕，前赴襄陽，運動響應，旗人松寬存喜派赴荊州駐防，勸導投誠，未幾唐司令長督師東下，宜昌部務，則以參謀楊柱臣任之。

荊沙戰役 荊州形勢險要，自昔已然，故清廷以將軍駐防之，其地有新舊兩城，東曰新城，滿州駐防所居，將軍都統在焉，西爲舊城，卽春秋楚之舊都，漢人居焉，城之周圍，達二十里，外繞長濠，地勢低平，城高易守難攻，時將軍連魁，左都統松鶴，右都統恆齡，皆旗籍，原駐新軍一標，官多陸軍學堂出身，其他防軍，約二千人，有克虜伯砲四尊，山砲十二尊，快槍四千枝，雜色槍亦多，各種子彈一百七十餘萬，馬三百餘匹，

其他軍儲甚富，八月十九日，武昌起義，翌晨連魁等得報，立派軍隊荷槍實彈，巡行街市，所有城門要隘，俱行把守，漢人取運什物，非賂以金，不得出入，輪船來往，搜索尤嚴，凡穿有學生制服及箱篋標有學堂封條者，不問是非，指爲革黨，其偵探長爲迎春山，尤擅作威福，由是漢人慘遭殺戮者，日有所聞，迨宜昌反正，恆齡極力主戰，乃密電安襄鄖荊兵備道喜源，互爲犄角，一面添募新兵，謀窺宜昌，以松鶴反對，乃決定固守城池待援，一面令沙市商會，擔任巨額軍餉，尅期繳解，商會力不能勝，頗受壓迫，旋得慶昌怡號掌事吳海南幹旋，始允隨籌隨解，故商民望民軍之至，若大旱之望雲霓也，恆齡主戰既力，因於西路距城四十里之八嶺山，三十里之萬城堤一帶，遣兵防守，對於當地居民，虐待備至，萬城堤鄉團紳董謝永祿，素有排滿之志，勇力亦復過人，卽被其管帶德培誘捕慘殺，鄉人莫不切齒，恆齡更於東南十五里之沙市商場上下游馬王廟，畫上峯，劉公祠，金龍寺，洋碼頭，文星樓，章華寺各處，築設砲台，滿佈旗兵，因之沙市市面，日趨險惡，不逞之徒，尤復蠢蠢欲動，商會以治安所關，乃開會集議，一致

決定招募商練營五百人，一面聯絡地方紳董興辦團練，區分元亨利貞四局，日則訓練，夜則巡邏，地方保衛，因資得力。

九月二十六日，民軍宜昌司令部長唐犧支，下令動員，二十九日，管帶鄧金標，董學起率一支隊取道當陽之河溶，已達入嶺山附近，總指揮喻洪啓，參軍胡雲龍，管帶歐陽超，督率各部由宜乘輪於江口集中，先後亦抵萬城堤附近，卽以江口爲行軍總部，以書記長楊沿漢常駐辦事，是時，清軍由恆齡指揮，入嶺山之砲兵陣地，可以掃射馬山江口一帶，萬城堤居高臨下，且有河流天然之險，形勢頗優，民軍攻勢作戰，極感砲火威脅，且無馬礮隊，因決定乘夜襲擊，午後十一時，歐陽超率所部一小隊，擬向萬城堤偷渡，當被清軍察覺擊退，同時胡冠南鄧金標率所部一營，左出馬山，襲擊入嶺山，相持四小時，勝之，翌晨（三十日）佔領入嶺山，十月初一初二兩日，清軍仍保守萬城堤之線，初三日午後十二時，歐陽超率領決死隊百人，分爲數組，選定多數渡河點，乘夜同時渡河，復以大隊據岸掩護，適清軍守卒，俱入睡鄉，倉皇驚覺，未及抵禦，紛紛向距

城三十里之梅槐橋退走，死傷數十人，遺毛瑟槍十數支，舊式砲二尊，子彈軍裝有差，初五日，民軍復進佔梅槐橋，清軍退守戴家山西南山地及距城十五里之貝子橋一線，參謀關克威所部，已將荊門佔領，得以威脅荊州北蔽，總指揮喻洪啓之本隊，擬由江口乘輪東下，直逼沙市，酌留一大排，由葉鵬程指揮爲援隊，初六日拂曉，恆齡以民軍兵力單薄，擬一舉擊破，因挑選新軍精壯達一千餘人，突向梅槐橋進攻，勢甚猛烈，歐陽超督率所部抵禦，幾瀕於危，幸兵皆用命，以一當十，始能勉強支持，而入嶺山之胡冠南鄧金標，復率所部，出其側面，一鼓將清軍戴家山西南山地之前哨衝破，清軍感於後路被襲，大敗之，初七日昧爽，總指揮喻洪啓率所部及施南抽調來宜之三十二標三營混合部隊約一營，得商防團練之助，佔領沙市，清軍隨即退守草市土門頭一帶，喻總指揮乃由江口行營，轉電宜昌總部告捷請砲，電曰：

本標於初七日昧爽佔領沙市一帶，所有沙市防營之沿江砲船，均已收復，現歐陽管帶已抵梅槐橋，鄧金標聞已佔領八嶺山，滿奴閉城不出，頃聞荊州道云，業已